

风骨李庄

耕 夫

是梁、林夫妇笃求学术真理、坚持知识报国的真实写照，也道出了他们的高洁品格。

乙巳初秋，在举国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来到了仰慕已久的蜀南李庄，探寻一段历史。

站在李庄同济纪念碑广场的雕塑前，万里长江默默东流。80多年前，一封16字电文开启了一场承前启后的壮举，使李庄成为“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

困难当头，以乡贤张官周、罗南陔等为代表的李庄人发出16字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使同济大学这座受战争摧残而难以为继的学府有了栖身之地，学脉得以赓续延绵、薪火传承。

在那物质贫乏的年月，李庄人节衣缩食，使12000多名学人有了安身立命之所。行走在李庄的街巷，我分明感受到一种冲击与震撼。镇上斑驳的石墙、老街上的石凳无一不在向我述说着往事。李庄人的义举是大襟怀，那些家境殷实的士绅在其中起到不少作用。

当地作家兼导游如数家珍般介绍着当年李庄人帮助同济师生的故事，我穿梭在历史与现实的隧道里。众乡亲的义举折射出李庄人的风骨，更见中国人的风骨。自1940年至1945年间，在这长江岸边古镇的官观庙宇、会馆祠堂、民家小院里，在杜鹃深深的山坳深处，云集了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社会科学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诸多重要学术机构。

这个在自然地理意义上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川南小镇，因为日寇侵华所导致的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南渡西迁，使得它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人文学术重镇之一。

二

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在李庄的艰苦生活，正如砥砺读书人的一块试金石。

位于李庄上坝月亮田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梁思成、林徽因旧居），门楣上刻着联语：“国难不废研求六载清苦成巨制；陋室也蕴才情百年佳话系大师。”这

站在此处，我心中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中国营造学社于1940年冬迁至李庄，因缺少经费难以开展各项工作。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梁、林夫妇转为集中精力整理资料，《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等著作在此间成稿，实现了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梁思成融汇中西，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他的《中国建筑史》多次印行，至今仍是建筑学领域的经典。

此时，梁、林夫妇饱受疾病与贫困的折磨。友人劝他们到美国去工作并治病，然而，梁、林夫妇郑重地表示：“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在他们的字典中，独立之意志与自由之灵魂同在，社会的理想和个人的情愫归一。

时穷节乃现。曾经“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师生们一路内迁，颠沛流离中，有的失去了至亲，有的落下一身顽疾，在贫困与病痛中仍然奋力求存、钻研学问。

童第周在李庄点菜油灯，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做实验，发表一篇篇高质量论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董作宾在李庄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完成著名的《殷历谱》；董同龢研究汉语音韵，其《上古音韵表稿》及《汉语音韵学》修正了汉学家高本汉的诸多看法；李方桂、马学良奔走于丛林深处，从事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完成《撒尼倮倮语语法》……

小镇上，流溢着深沉的学术热情与昂扬的民族精神。

三

“人文荟，歌壮烈。续弦诵，声未绝。念李庄父老，萍水扶携”。知识界勇于献身学术，为民族文化命运担当，另一端的普通民众，也对知识界表现出惯有的尊重与礼遇。

中华民族重教化、讲斯文的文化传统，使得李庄人在中华大地战火纷飞、辗转万里放不下一张书桌之时，于长江边上为读书人热情地铺就了另一张朴素



却不失温情的书案。

正如哲学家贺麟在《文化与人生》中所言：“十四年抗战时期不容否认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一个伟大时代，在这期间，不但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革旧，而且是从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重启了内蕴的潜力。每个人无论生活上受到了多少艰苦困顿或灾难，然而精神上总感到提高和兴奋……”

我徜徉在月亮坝梁思成曾经的“办公室”，脚下的木地板发出吱吱声响，目睹墙上那些斑驳的照片，心中五味杂陈，有对前贤的崇敬，也有对当下一些社会现象的思考……

走进李庄，打捞历史烟尘，钩沉岁月往事，我接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

“万里长江过往大师谁能数，千年古镇传承文脉我辈来”。走进李庄，我们在温情与敬意中接续历史深处的氤氲地气。

走进李庄，让我重温了那段战乱岁月里，中华民族文心脉天行以健、弦歌不辍的历史，这段历史也为知识界后来者树立起了一道景行行止的精神标杆与人格参照。

李庄风骨，那正是国家板荡同御外侮时，中国知识分子“忧道不忧贫”的追求。环视今日，这样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历困厄而弥新的学术精神，值得今人学习、传承。

伫立在李庄魁星阁前，长江深流，江风习习，民族复兴已迈向新时代，李庄早已旧貌换新颜，一首《李庄叙事》从我心中涌出：

长江用弯曲的脊背
驮来一个古镇
九宫十八庙卸下神祇的冠冕

十六字电文推开所有山门
青石板接住逃难的行李箱轮
夤夜，豆灯在禹王宫画满坐标
而麻脚瘟的阴影正被磺胺片溶解
李庄，三千人的胃袋装满一万张

书桌

罗南陔的茶壶斟出整个江南

月亮田的竹篾墙筛落星群

梁思成用钢背心撑起《图像中国建筑史》的穹顶

林徽因的咳声在辽金章节起伏

病榻前，二十四史与测绘图卷

在菜油灯下长出斗拱与飞檐——

扬子江在窗外磨墨

待绘完最后一根鵝吻

她将花瓣插入玻璃瓶说：

“门口长江是读书人的归路”

史语所的甲骨在张家祠呼吸

董作宾的刻刀剖开商代月光

凌纯声的苗疆芦笙吹皱金沙江

李济的陶罐捧着华夏体温

傅斯年摹脚间的争论

碎成板栗坳的朝雾

而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箱

在檐角与时间签订盟约——

青铜器上的锈锈

比刺刀更永恒

当同济大学的解剖刀

切开祖师殿的寂静

当童第周的显微镜

对准鲤鱼腮部的血脉

李庄的稻田突然长出方程式

拖拉机齿轮咬碎荒年的叹息

那些被西班牙邮筒传递的

写着“中国李庄”的信笺

正在日内瓦、波士顿、伦敦长出新的年轮

如今我穿过八十载秋霜

抚摸月亮田塌陷的竹床

见梁公的曲线仪仍在丈量

民族精神的挠曲系数

而林先生窗前的野菊

将十六字电文铸成青铜：

所有庙宇都是课堂

所有书桌皆是疆场

当长江把古镇举过时空

我听见万卷书页里

震响着同一个韵脚——

“文化不灭，则中国不灭”



彩和气味，在湛蓝天空中泛起金色，散发出浅香。如果有风掠过，银杏叶就哗啦啦地飘舞，构成秋天的诗歌与舞蹈，仿佛在自然界中的任一处，秋天与诗歌总是同场共舞。

秋天的声音是细切的。从露水滑向草甸开始，从晨曦渲染困倦的秋虫开始，从高粱的籽粒变得饱满开始，一片片晨光侵袭早起的足音、露珠或者雨水，让他们浸染秋天的气息，把乡村的安静衬托得淡薄寥落。

如果赶上好日子，一程风雨之后，秋声渐次淋漓畅快。正午的光是柔软的，暖洋洋的并不眩目。

在田间放歌，可以感受到声音的质感和重量。歌声落在熟悉的田野上，像大地均匀的呼吸。倘若迎着风，秋的声音可以顺着风向传播到远处的沟河溪流，明净的水面泛起洁白的浪花，成为秋天的和声，飘荡在抑扬顿挫的晚风里。

秋天的歌声浸渍着秋光，大自然总会恰到好处地点歌吟唱。蟋蟀合着拍子，

鼹鼠打着手鼓，向晚的枫叶自在抒情。它们的颜色动人，歌声美妙，一气呵成地赞美秋天的丰饶，把心底的秘密分享给自然的听众。秋声，莫不是自然赋予人间的恩典？

秋天的歌声，大抵是桂花的灵魂。在馥郁的香气中，月亮皎洁，桂枝间的光湿漉漉地沾满隐喻。安静的大地谛听天籁。江南的风轻柔，是秋天的吟哦；而北方的风醇厚，润满豪放的诗词。唯有桂花，不偏不倚，在沉醉的八月深处欣然怒放，在一声遍地开的澎湃中如烟花绚烂，若青鹤翔空。

沉溺在秋声和弦中的人们，或把蛊临风，或沉醉不知归路，几近真情流露，浩叹月华秋莹十万多，鸟叫岁月五六声，更觉时光易逝。

这样的秋声过于诗意，就像欧阳修的《秋声赋》，让人沉迷在秋的情绪里，甚至产生一种惆怅幽怨的情调。秋之声是干净的，是阳刚的，是柔美的，是大众多喜闻乐见的……秋之声是烟火人间的

缭绕，是万物舒展的神清气爽，也是古词根上的连缀。

过于浓烈的秋声往往是在午后的秋阳下。大豆哔哔啵啵地炸响，芝麻节节变黄，而阡陌之上的杂草合着明亮的光，隐匿于银灰中。农村的仲秋寥落，只有当空的大雁偶尔一声鸣啾。长空没有一丝云彩，声音绵宕到远方，归于消隐。

伫立在异乡街头，我顿时生出无端的惆怅——大雁这一路的奔波，究竟是因为远方的召唤还是天性使然？它一路鸣唱的歌是秦时明月的拍子，还是汉家桂秋的青辞？秋水长天，秋风如金，秋歌琳琅，热烈蓬勃的背后，秋天的歌声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萧索。

母亲说，庄户人家的一切都是秋天的。大枣红得像秋天的灯笼，梓树的叶子飘在屋顶，玉米和花生比赛哪一个更丰满。只有村西的小河安静流淌，河岸上的红角瓣和香蒲不紧不慢地随风婆娑，长吟如诗，短章如词，漫然而起的往往都是豆蔻和小令——黄昏时的放学铃声荡漾，秋声活泼得如同小鹿，品读一节一章的内涵，却大有新意，盎然不凡。

从最初的细切到寥寥，到哔哔啵啵，再到开轩晴空唧唧，秋的声响日复一日变得醇烈浓郁，这种声响在城郭闪光，在无数人行走的路上伴奏。在劳动者背后，金色的秋声沁入大地，经过储存发酵之后，就是醇厚怡人的佳酿。

马路两旁的栾树婆娑优雅，飘舞的叶子像极了吹奏金风凯旋的橘黄色小喇叭。阳光和煦，金色暖芒缤纷，弥漫着若有若无的丝竹管弦，笼罩着往来的人们。一河白云漂浮在水波上，荡漾舒展着秋天的不灭歌喉，仿佛一开口就能晃动日月山河，就能摇曳欢乐颂歌。

在秋天宽大的衣襟上，我肆意朗诵关于它的古典歌赋，惬意偃仰，啸歌不自禁。在秋天缤纷的间隙，我把写给整个季节的书信摊开，分拣属于故乡和父母的字符，把它们洒向天空。浩荡嘹亮的秋声与故乡同在，与远游者同在，也与复兴的山河社稷同在。

夕晖晚照，黄添篱落，绿泊汀洲，辞柯霜叶，一声梧叶一声秋矣！

应朋友之邀，我和妹妹前往距北京120公里外的一家葡萄酒庄作客。清晨启程，驶上高速后，城市渐远，山色愈近。

山路蜿蜒，我们仿佛追随山谷间奔跑的光影。忽然见到一道苍茫的身影横卧在远山之巅——那是居庸关长城，如一条沉睡的巨龙，静静盘踞在群山之中；阴影浓重如墨，好像仍能听见旌旗猎猎、马蹄震地的回响。

再向前，八达岭长城出现在更高的天际线上。与居庸关的沉静肃穆不同，八达岭像一位威武的将军，披挂着游人的喧哗与世界的注目。层层叠叠的砖石，在蓝天下起伏延展，恰如一个民族在山河间的脊梁。车过八达岭，回望那绵延远去的长城，一种庄重的敬意悄然升起，仿佛在目送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渐行渐远。

进入河北怀来，天地豁然开朗。葡萄酒小镇依水而建，紧邻官厅水库。朋友在小镇入口迎接我们。举目远望，湖面辽阔，水光潋滟，空灵澄澈。阳光被风揉碎，洒落在粼粼波光中，一群白鸟掠过水面。芦苇轻摇，蛙鸣阵阵。

远处的山坡上，一排排风力发电机高高耸立，洁白如鹭，列队如兵。它们静静地伫立于天地之间，像一座座连接天空与大地的桥塔。清风吹过，巨大的叶片缓缓转动，发出低沉而悠远的“呼呼”声，似在和湖水耳语，又像在述说来自高天的传说。它们转动得不疾不徐，与云影同步，与湖水共振，既有工业的力量，又不失自然的诗意。风在这里不只是吹动芦苇的信使，更是点亮灯火的动力，在这广阔原野上，为人类持续供电。

成片的葡萄藤沿着山势铺展开去，藤叶轻轻颤动，如海风吹拂下的绿色波澜。酒庄主体是南欧风格的建筑，米白的墙面与赤褐的屋顶在阳光下显得温暖宜人，圆拱廊柱、藤蔓缠绕的铁艺栏杆，散发出一种悠然的异国情调。从高处眺望，群山绵延，好似印象派画作里偶然走出的光景。

令我们驻足良久的，却是酒庄公寓里朋友的小院。

一进院门，我们便被小院的景色所吸引。白色的木制拱门，线条柔和，造型典雅。三角梅盘旋而上，藤蔓缠绕着门框，在阳光下舒展枝叶，粉红色的花瓣如飞舞的蝴蝶，生动活泼，仿佛为客人献上热情的欢迎。

穿过拱门，便踏入一个被花草环绕的世界。朋友的妻子精心种植了多种植物，花团锦簇、绿意葱茏。她巧妙设计的自动喷灌系统每天定时洒水，水珠晶莹剔透，既滋养了植物，也为这座院落增添灵动与清凉。

花草掩映之间，一条青灰色的石板小路蜿蜒铺展。石板平整而富有质感，错落有致地通向庭院深处。顺着这条小径前行，视野尽头，一座白色的小木屋静静伫立。

小木屋仅4平方米，小巧精致，像从童话故事中走出。墙面被刷成纯白，屋顶、窗框也都是白色，简洁却颇具美感，令人产生神秘而浪漫的遐想。

小屋内的布置别具一格：一张长方形原木小桌铺着兰花桌布，棕色沙发紧挨小桌两侧。小屋里面有窗，阳光透过窗子洒在沙发上，光线温和，令人愉悦、舒适。三两友人坐下喝茶、聊天，生活的甜酸苦辣、人生的艰辛与磨难，都在这样和温馨的气氛中悄然消解。

走出小屋，阳光从树木的缝隙间筛落，斑驳地落在地上。我忽然意识到，所谓“明媚”，不是热烈的奔放，而是这样安静的光——透过长城的厚重、官厅水库的辽阔、风车的轻响与葡萄的芳香，最终落在这座被风吹拂的小木屋前。

在小院的另一角，一座蓝色秋千悬挂在秋千架上。我和妹妹坐在秋千上，脚尖轻轻一点，身体便开始缓缓向后倾斜，风从耳边掠过，阳光洒在身上，像在时光的隧道里荡漾，又回到了童年。一边是鲜花盛开，一边是小木屋温柔的影子，那一刻，我心无旁骛，仿佛整个人都化作了微风中的一片绿叶。